

当代文坛点将录

dangdaiwentan
dianjianglu

作家聊作家，舌尖对笔尖
一部趣闻逸事里的当代文学史

5

何镇邦 李广雷 谭好哲 李春风 / 编

叶文玲

尤凤伟

袁 鹰

张 炜

张一弓

赵本夫

赵德发

周大新

朱增泉

宗 璞

当代文坛 点将录

5

dangdaiwentan
dianjianglu

何镇邦 李广鼎 谭好哲 李春风 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坛点将录. 5 / 何镇邦, 李广鼎, 谭好哲, 李春风编.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411-3622-1

I. ①当… II. ①何…②李…③谭…④李… III. ①作家
—生平事迹—中国—现代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K825.6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2492 号

DANGDAIWENTANDIANJIANGLU

当代文坛点将录 ⑤

何镇邦 李广鼎 谭好哲 李春风/编

责任编辑 向 华
责任校对 张春晓
责任印制 唐 茵 等
封面设计 任 熙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0mm×23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622-1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出版说明

一、本丛书所收入的五十位当代文坛名家创作与生活印象记，均选自山东大型文学期刊《时代文学》“名家侧影”专栏。“名家侧影”于1997年初开栏，迄今已整整十六个春秋，推出当代文坛名家近百位。其中少数已故去，大部分仍活跃在文学创作第一线。对他们的描述介绍限于专栏发表之前，之后的情况难以赅续。为了保存历史面貌，本书编辑出版时也不作任何补充和续写。

二、本丛书收入的五十位当代文坛名家的创作与生活印象记分为五册，每册十位，每位的印象记篇数不等。因为篇幅关系，我们略作删减；但对收入的文章，力求保留原貌。

三、因经验不足，编辑出版工作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读者指正。

四川文艺出版社

前言

◎何镇邦

1996年秋天，我应邀到山东枣庄参加青年作家张继的作品研讨会。会上，见到作为主办方的《时代文学》杂志社的主编李广鼐、当时的编辑现任社长房义经等文友。会议休息期间参观万亩石榴园时，李、房同我聊起他们刊物准备辟一推介作家的专栏而讨我的主意，我提出请名家写名家，并在一期中推出一位健在的著名作家，同时请几位了解他的名作家、名评论家或他的亲人一起聚焦式地写他这一办法。我当时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他们却当了真。会后他们回到济南同社长于友发研究后，派房义经、郭牧华专程来京商议请我主持专栏的事。经商定，这一名家写名家的专栏定名为“名家侧影”，当即开始组稿，1997年元旦在《时代文学》推出。我找到当时还健在的汪曾祺先生，请他作为开栏第一位被聚焦描写的名家，老爷子慨然允诺。于是，“名家侧影”在1997年第一期上开了栏。1997年中，共推出汪曾祺、林斤澜、艾煊、铁凝、李国文、王蒙等六位名家的专辑。打那以来，这个专栏已不间断地出了将近十六个年头，应邀为这个专栏写作的名家也达数百位。专栏编辑出版时间之长，影响之广，均为当代文坛所仅见。

“名家侧影”之所以能坚持连续编辑出版十六年之久，并产生较大影响，首先是由于《时代文学》杂志社领导和编辑的重视和支持，杂志社原社长于友发、原主编兼社长李广鼐、现主编谭好哲、社长房义经、执行主编黄强，都把这个栏目当作维系杂志生命的名栏来办，栏目的责任编辑李春风更是十几年如一日地为办好这个栏目付出忘我的劳动，并为办好它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其次，这个专栏能办到今天，能有这样的影响，当然有赖于广大作家和

读者的关爱和支持，尤其是近百名作为传主的名家和数百名为专栏撰稿的作家的关爱和支持，没有他们的关爱和支持，是没有这个专栏的今天的！因此，借此机会，向支持本专栏的各位文友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这儿，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栏目之所以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在文坛内外产生一定的影响，还在于它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潜质。

首先，撰稿人均为文坛名家或传主的亲友，同被写的传主关系密切，他们写出的关于某一名家的创作背后的故事或花絮都是第一手材料，对于了解被写名家的创作与生活均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满足一般读者对著名作家的窥私欲。加之本专栏发表的名家印象记，大都出自名家之手，篇篇堪称美文，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诸如汪曾祺先生写林斤澜、铁凝的两篇文章、女作家张欣与池莉互动的两篇文章、毕淑敏写迟子建、迟子建写刘震云的两篇文章，还有王蒙写宗璞的文章，均可作为美文来读，读后令人难以忘却。至于像范小青的父亲范万钧写她的文章，尤凤伟的妻子写丈夫的文章，由于占有材料独特，爆出某些隐私，读来则别有一番风味。

其次，本栏既为读者与作家之间架设了相互沟通的桥梁，也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专家学者提供了另一种样式的当代文学史。本专栏已经刊出的数百篇文章，对于研究近百位当代文坛名家来说，均具有不可或缺的文献价值。其中，像关于陈忠实的专辑，何启治关于《白鹿原》创作与出版、获奖前后的长文，对于研究《白鹿原》的学者们来说，便具有重要的史料甚至文献价值。这是我们开设这个专栏时始料不及的，也是这个专栏生命力之所在。

这个专栏在文坛内外产生的影响，为我们始料不及。不仅广大读者关注这个名家写名家的专栏，不少名家也通过各种渠道表示加入的愿望。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不少名家在这个专栏中被聚焦之后，名声日隆，影响更大；其中，还有不少被选为省、市作协主席，如黑龙江的迟子建，河北的关仁山，上海的王安忆，湖北的方方，福建的杨少衡，等等。当然，王安忆、莫言先后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铁凝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则更是让人感到高兴的事了！

编辑主持这个专栏十六年之久，我和《时代文学》的朋友们都有把这几百万字编辑成丛书出版以便保存、以广流传的打算，可惜只有山东文艺出版社十几年前出了几本年选，之后就没有什么消息了。去年年底以来，四川新华文轩集团旗下的四川文艺出版社经过反复论证，决定出这一套书，并定名为《当代文坛点将录》，今年先编辑出版五十位作家共五卷。出版合同签订后，六月中旬，我冒着酷暑赶到济南，在《时代文学》的领导和编辑们，尤其是本专栏的责任编辑李春风的大力支持下，完成了前五卷的编辑工作。以便按时交稿，年内出版。

关于体例，啰唆几句：一、为节省篇幅，删去所有评论文字，尤其前年改版扩容后组来的总体评论。二、按被写的名家姓氏英文字母为序编排。三、保留名家的漫画像、速写素描、相片及主持人语，专页印制。

最后，再次感谢长期支持我们的众多作家和广大读者，感谢《时代文学》的新老领导和朋友们，感谢下决心出这一套书并为之付出心血的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黄立新社长、叶勇社长、胡焰总编辑和张春晓主任。

编辑工作疏漏之处，恳请方家及广大读者指正！

2012年10月10日于北京亚运村之望云斋

◆
目
录
◆

叶文玲 ▶ 001

叩问灵台 / 叶文玲...002

千里闻铃音 / 叶 鹏...009

直击老妈 / 王海靖...0017

文玲掠影 / 何镇邦...025

尤凤伟 ▶ 027

奔走的老尤 / 宋 宁...028

尤凤伟与山 臧 杰...035

袁 鹰 ▶ 041

短文二篇 / 袁 鹰...042

耕耘散文——致袁鹰 / 何 为...049

老 田 / 王必胜...051

文坛常青树——袁鹰小记 / 何镇邦...058

张 炜 ▶ 061

文化环境与自然环境——在眉山文化讲堂的演讲 / 张 炜...062

《你在高原》的放飞 / 陈占敏...078

我为什么迷张炜 / 逢春阶...090

张一弓 ▶ 097

太阳正在落山 / 张一弓...098

我有这样一位父亲——女儿眼中的张一弓 / 张婷婷...100

孤独的跋涉者 / 刘学林...110

灿烂的晚霞——我所认识的张一弓 / 何镇邦...116

赵本夫 ▶119

大地人 /赵本夫...120

关于赵本夫的三篇文章 /陈思和...125

于细微处见胸怀——赵本夫印象 /何镇邦...131

赵德发 ▶133

余生再无战略 /赵德发...134

端灯的是谁——赵德发印象记 /夏立君...136

老赵头的月球背面 /赵琳琳...139

周大新 ▶143

摸进人性之洞 /周大新...144

走出盆地 /李国文...147

大新真好 /行者...151

我的朋友周大新 /何镇邦...156

朱增泉 ▶161

自找苦吃 自得其乐 朱增泉...162

见证朱增泉 /刘立云...169

布衣之交 /何镇邦...176

宗璞 ▶179

七十感怀 /宗璞...180

兰气自 玉精神 /王蒙...182

意外的宗璞 /林斤澜...184

阿姨，还是大姐？ /刘心武...188

多保重，宗璞大姐！ /何镇邦...195



主持人语

如果从1958年6月在《东海》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我和雪梅》算起，叶文玲的“创龄”已近半个世纪。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她活跃于文坛，涉足于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传记文学、报告文学等各种门类的创作，出版了四十五种作品，字数逾千万字，称得上是文学界的“劳动模范”。而从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心香》开始，到她新近奉献给读者的长篇小说新作《三生爱》，她一直在发现、开掘与追求美，可以这么说，对美的发现与赞美，成了叶文玲小说创作的基调。

叶文玲还是一位热心而优秀的社会活动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她连续当了好几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和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为她的社会活动创造了一个可以施展身手的平台。二十余年来，她参政议政，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这些社会活动又促进了她的文学创作。

这里，约请她的家人和文友一起来聊聊她的创作和创作背后的作为贤妻良母和社会活动家的种种，想来对读者读她的作品将会有所裨益。

叩问灵台

◎叶文玲

人说如果常常沉溺于回忆，就是年老的标志。年过花甲，当然可归入老年。但我好像没有“沉”更没有“溺”——虽然因为写作，心屏常常闪烁记忆的火花，但我却不大能够真正幸福地沉溺于回忆之中。

是的，能够全身心放松地沉溺于回忆中，不管所回忆的往事是大痛苦或大欢乐，不啻是件幸福的事，就如窗前明月枕边书，总是一种心灵的休闲。我之所以说自己“不大能够”，是因为最近在长篇小说写作暂告一个段落的间歇中，忽然发觉自己这辈子活得很傻，有时候连这种起码的自我调节式的“歇闲”都不会，都不曾。六十余年的生活，抛开青年和中年为谋生存而劳碌不堪的状态自不必说，从进入专业写作开始，照理说能够清闲自在地安排属于自己的时间了，可是，“生就的性，钉成的秤”，在生命的进程中依然故我，仿佛身后老有一根鞭子在催赶着自己，三天不碰“笔”（如今是电脑），那心情，对了，就像老家一句生动的比喻：仿佛狗没有屎吃一样无滋味。

其实，这都是自己逼自己，我的生命状态，永远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自我挤压。

但近日，忽然有了放松的机会——兄长和老伴的校友，也是本人的老朋友，著名评论家何镇邦先生的一份稿约，给我创造了一种休闲的良机——按镇邦兄的编纂要求，这种可贤、可圣钩沉往事式的回忆，使我一下子就“沉溺”其中了。

这一“沉”，就沉入了回忆的汪洋大海，这一“溺”，更教我不能不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天，我什么时候已经“花甲”了？六十年，六十年，那

可是人生的大半辈子，往事并不如烟，血色更会留痕。余生也晚，虽然颇多坎坷，自是没有什么足可教人惊心动魄的经历。但是，虫蚁之辈亦有行迹，世事和阅历毕竟是一点一滴堆积的，即便是寻常人生，毕竟也有那么多往事涛起浪伏地冲击脑海，若要剥茧抽丝，真不知从哪里着手为好。

就手拿起了时代文艺出版社年前为我出的一部“人生笔记”：《六十年的原声带》。

《六十年的原声带》是我的第四十二本作品集——如果不把那八卷本文集包括在内的话。

四十二，是数字符号，但对于我，却与生年有关——1942年是马年，在这年暮秋出生的我，仿佛和马也有了一些命运的关联。

有史记载，1942的马年是个大灾荒年，但在我的故乡——鱼米丰饶的浙江玉环县，好像不曾有什么太大的动静。我对饥谨的亲历，是在青年时代，那时我在山头海角一座古庙改建的一所小学当教师。只影孤灯，食不果腹，就这般清汤寡水的清贫生活，却没教我觉得太多的困苦。因为那时文学托梦，书籍为伴，青年时期勤奋不倦的苦读，支撑并构建了我的精神世界。儿时的文学梦，从十三岁那年在县报上“将名字变成报上的铅字”起，已经愈渐美丽浓烈。自与文学结缘，哪怕命运屡屡向我展露的，是一张严峻的面孔和一条布满荆棘的路，却从未妨碍我对她坚韧不拔的挚爱和追求。

虽然在故乡见识的世界非常有限，但是，与她耳鬓厮磨了我的青少年时代，她自然而然地成了我感情的绿荫，创作的摇篮。二十岁时我远去河南，故乡更像母亲一样，成为我心头永远的思念和牵挂。正是这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情分，使我在中原大地重圆文学梦后，结集的第一本散文集，便以《梦里寻你千百度》为题，传递着对她的呼唤，而今整理几十年磨墨生涯的结晶，血肉相交的篇什中，全是亲情的沉淀。

人的一生经历，有一定的命运因素，但往往也有更多的性格使然。也许正是“马”的属性，使我注定了像马一样不驯顺于命运的摆布，大半生负重如枷，六十余年日子，“劳碌”是基本的概括。但我亦不以身累为“累”。当在几十年奋斗的路上依次经历过学生、教师、农民、工人、干部等职业，当

渐渐见识着变幻无常的大千世界、吞咽过人生所有的酸甜苦辣，当深深体味着世海沧桑安然于而今的荣辱不惊以后，我觉得自己这一生，虽然多舛却可算丰富。从常情说，人过花甲之岁家庭安宁儿孙绕膝，也堪称晚年有福。可是，对幸福有别解、与“满足”二字永不沾边的我，却依然有点“不尽然”，总觉得此生仍有太多的欠缺和不足。

这最大的欠缺和不足，便是生有涯知无涯的“知”和“识”。

书到用时方恨少。虽然自学不倦，却遗憾连书海的小小一角都未游遍；虽然也到过海内外的不少地方，却都不过是蜻蜓点水；虽然常常痴思长绳系日，总归精力有限；虽然亲人无数，却难长年团聚；虽然挚友不乏，也非早晚得晤说见就见；自己也许生活尚可，可是你的周遭、你的亲朋好友、你的邻居熟人，却有种种不幸和困顿……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就是我们的精神“常态”。当无尽的思念充溢心头，当时时陷入无以言诉的惆怅，当面对丰富多彩而又广袤多变的大千世界，你无法不叹息世事古难全，人生太有限！

有了种种叹息，便有我们的文字；有着种种感喟，便有我们的呼吁和呐喊。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完成了长篇小说《无梦谷》。我曾在题记中写道：命运之神安排了生活中的一切，却偏偏不给人们剩下一个“假如”！

现在，我想说的是：假如生活能够从头开始，我仍然不懊悔的，是我所走过的路，我不怨懣我所经历过的一切。假如生活从头开始，我愿意仍然做我自己，重新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包括所有的不幸和苦难。

这种无怨无悔，就是实践了文学之梦带来的自信，这种自信之源，正是文学的力量所在。于是，回顾人生，小结六十余年的劳碌日子，我依然认为：此生最大的幸福，是能与文学为伴。

所以，哪怕再历艰难，只要能与文学同在，我对生活依然充满希冀。

所以，哪怕再过十年八年，我也依然希冀自己起码还是一匹“渴饮一斗水，饥食一束刍”的驽马，是一匹扬镳奔驰不厌远的老马，是一匹“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的好马！

写作是我们的宿命，一本本书稿便伴随终身。但是，作家们都有一本无尽头的书，那就是录刻在他心头的人生笔记。

几年前有出版社约稿时，我觉得为时尚早。因为人生未到尽头，现在就来审视那些脚印，所用的规尺是否得当？真正想诉诸人世的话语是否合了时宜？众所周知，作品不管大小，都有一定喻世或警世的作用，我对一些板正了面孔充当教师爷的作品总是不敢苟同。君不见如今的读者大多是青年，如今的青年才俊聪敏活跃见多识广，如今有兴致读书的青年，更是一些身生绝域“自矜无匹俦”的骐骥。现在的世上很多事，特别是洋洋文学世界，青年们完全可以做我们的老师，哪里还能让上了年纪的我们一味的自以为是，充当令人讨厌的“谆谆教导”者的角色呢！

最怕的就是写成那样一本人生笔记。

人生笔记虽然不等同于个人自传，毕竟是事事亲历件件是实的“写真”，完成这么一部“写真笔记”，用心更可能用血泪。写这样的人生笔记，等于教自己重度了人生。而回忆，如上所说，是我们这个年纪该有的常情；思念，更是最能牵引感情的一瓣心香。

如是一想后，我终于从“暂且放下”的念头中解脱出来，一打开往事的心扉，记忆的金沙顿时如泉涌集。如是一想后，好像不费思索，故乡的山风海月，物产习俗；亲人的音容笑貌，悲欢苦乐；老师的教诲之恩；朋友的相挽之谊，全都化成了最简朴的“原形”，活生生地在我心头翩然而现，用不着捕捉，用不着编织，一切的一切，全然本本真真地来在眼前。而当我无不感戴地回首一个个的“他”和“她”；当我搬出那上百本影集，检视这几十年走过的山山水水，特别是凝视那些已然“作古”而音容宛在的老师同学亲朋好友时，我无法不心头滚烫而又热泪潸然！哦，此生最可宝贵的日子在刹那间融会，此生最值珍视的人与情，都在这本书里齐集，此生有关小说和散文甚至是风花雪月的“说道”，也在这里袒露无遗！于是，我终于不无感慨地明悟：这一切，就是我的一生，正是这一切，组成并丰富了我的人生。

当我终于将这些可贵的金沙一颗颗地装入记忆的小舟时，我欣然觉得：那真是一艘思念的诗船，它使我将六十年的人生“原声带”，真实地奉献在

读者面前。

书写（回忆）至此，忽然又想起了另一部也在同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三生爱》。我同样地感慨万端。

在北京召开《三生爱》的讨论会时，众多朋友冒着寒风来为我的《三生爱》把脉，对于这番深情厚谊，我想，只道一声感谢，当然是太轻太轻了。

但是，也只有这声最起码的感谢，多少能表达这一为我铭记的厚谊深情。

对于文学，对于几十年来矢志不倦的写作，在面对非常熟知我的创作状况的师友面前，在大家为之如此苦口婆心地论说以后，我想，无论我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浅显甚或是言不及义的。时间如此仓促，那天，在将讨论会的时间一再延长、许多评论家朋友准备了发言稿却没有来得及说的情况下，我更无法细细报告在长达五年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的万般思绪，只能趁难得的机会向师友们叙述一种心情。在巴金先生倡导并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开作品讨论会，这心情如果归结为四个字，那首先应该是：实话实说。

我曾屡屡说过：书是我的第一情人。自与文学结缘，我就“命定”了要与它拥抱终生。哪怕这条命运之途永远荆棘丛生，也不会妨碍我对她海枯石烂至死不变的一往情深。

这段话，是我几十年坚持文学创作的“老底”，也是为什么五年前我刚放下完稿的《常书鸿》，本来想休整一下，却又一次“迫不及待”地进入了《三生爱》的创作的根本缘由。

我们无法否认，我们笔下的人物，很多时候是我们心灵的影子，我们的外部世界有着太多的嘈杂，我们的内心世界，却常常孤独无比。对于真正有定力、能够坚定地守望自己精神家园的作家来说，孤独是无形无痕的精神状态，孤独也许正是作家特有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孤独促使其更沉静地思考。所以，我很赞成这个说法：每一次写作，都是作家自己与笔下人物的邂逅和交谈。在沉淀了无数孤独而不无痛苦的思考后，终于又一次打开了心的一角闸门，任思想的洪流倾泻而出，在倾诉中再次咀嚼感悟并宣告人生的意义，这便是我们的职责和良心所在。

我的许多小说就是这样的产物。《三生爱》也无例外。2003年春，我第二次出访美国。当我在“9·11”的废墟前沉重而忧伤地徘徊时，面对那抹阴霾的暮色，我突然感悟了眼前的有霄壤之别的两重世界，也感悟了人生幸福的真正要义。这种前所未有的醍醐灌顶的感悟，不光注定了本书主人公无可逃遁的命运结局，更使我郑重地省悟了人类的共同而至高无上的目标：和平。

和平是人类幸福的根基。

在这个大目标下，其他的一切欲望和追求都相形见小而微不足道。虽然要达到这个目标，要有许多惨痛的血流成河的付出，但是我相信人类最终也是最大多数的根性是趋善趋和的，必然要为这个目标的实现而生生不息地一代又一代地奋斗。

所以，哪怕再历艰难，只要能与文学同在，我对生活依然充满希冀。多年前我亦曾以一篇小文表达过：百年了悟唯一字，这个字，就是“爱”。人类之所以绵延世界，爱是支撑一切的根基。为了和平，为了爱，我们更要鞭挞邪恶，珍爱亲情，珍惜生活。

这部小说的原名叫《无桅船》，船与桅的关系，为什么会“无桅”？书中已说得很透彻。之所以改成《三生爱》，是因为社长出于“卖点”的考虑，说服了我——小说书名最好不要太典雅，最好有一个既能吸引读者眼球又有寓意的。我同意了他的建议。这当然是外在因由，内里的因由，就是源出于我在写作过程中所深切感悟的“爱”。

三生爱，既是三生之爱，也是三代人的爱；三生爱，是爱的盟誓，更是爱的苦斗，爱的礼赞。能寻觅到真爱，能享受到挚爱的人，是多么幸福！可是，世上许许多多欲寻欲得的人，就像一位评论家深刻指出的：更多的时候，只是心灵的呼唤，只是一种“独语式的精神访问”。

也许，正因为这样，才有文学，而文学的本义，文学的宗旨，就源出于这个神圣而又艰难的字：爱。

现在，当我将这缕缕思绪归结成这篇真实而零乱的文字时，却想不出一个很好的题目。眼睛再次扫向书架，看见了兄长叶鹏前些年赠我的一本书：

《灵台叩问录》。

熟知我经历的人都知道：我的兄长叶鹏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于他，特别是青少年时代，在许多时候，我都是“言听计从”的。众所周知，灵台，周台名。灵台即心灵之府，叩问灵台，即是心灵的审问，人心的探究，是真伪美丑与善恶的辨析。

鹏兄在序言中引了皮日休的话：“慎杖我心，俾平如砥。”就是讲的自我克制、自我鞭策和自我砥砺。这也是文学的一种责任。

多年前，我曾对鹏兄说，你是校长又是教授，教绩卓越，平常教惯了学生，谆谆循循；但写散文，不可总有这种理长情肃的“教师”味，否则人家不爱看。鹏兄在随后赠书的扉页中这样题写：是你教会了我写散文。我们兄妹间常有这样的友爱和调侃。但他这本以《红楼梦》人物说事的随笔，言简情浓，颇有真知灼见，更有信手拈来悉成话题的大况味，这个书名，令我佩服。于是，我也“信手拈来”，权且借用。自己老哥，不会与我打笔墨官司。

而更重要的是，我想，我们与文学，一言透底，就是要无日无休地叩问灵台。